

## 棄我論

章士釗

有友來告。元日子嘗有文。愚思愚文不宜以時限之。以時限之。愚將莫成一字。雖然。愚既已讓賢學作新聞記者。吉日兮良辰。八面論師。俱豪然而張口。非笑則哭。非頌則咒。愚鑿於此。又烏得噤無一言。

前國慶日。愚應合作棄紀論。棄紀云者。謂當棄去十二年來之日月。不列入歷。而將今日緊接辛亥八月十九武昌起義之頃。假定革命之事未集。繼滿洲以爲國者。仍百無一有。於是按先覺之遠圖。起全國之公智。通人我新舊滿漢南北之藩。協謀所以起宏規一字內也。循誦前文。義仍莫易。願棄紀之事。云何可徵諸實。彙篇簡略。未獲敷陳。今更有會。願得補述一二。深識之士。以考覽焉。

愚嘗謂亂政之源。起於二蔽。祇知罪人。不返諸己。一也。不明己能。冒爲百事。二也。今試於廣坐間。聞人聚論。殆莫不曰。某誤國之罪如何也。某骯法之罪如何也。某不孝不義之罪又如何也。侃侃言說。靡所遷就。外起堂皇。內侵帷薄。窮極嫫黷。以供談笑。而已於所列諸罪。能否不犯。不之省也。己之攻友。於所列諸罪。能否不犯。亦伴爲不知也。坐有安福系。則避去安福系所爲惡不論。坐有政學系。則避去政學系所爲惡不論。是丹而非素。昨仇而今友。一切以我不爲惡。或我惡非惡一義。爲中心思想。外間迎拒。惟時之適。大有武三思與我善者爲善人。與我惡者爲惡人之觀。如此則即政局有所更

張。謂政治將由是而清明。福利將由是而恢廓。其誰能信。故愚以謂真憂國者。生丁此時。宜於『政治罪惡普遍』一律。俯首諦認。而將己之生活與活動之方式。澈底改造。因而洞見十二年間。蠶國病民。傷天害理之所有事。不分人已。俱與有力。五十與百。差步無多。由今之道。無變今之俗。任誰違志。禍亂無豸。夫然後可得澄思渺慮。察例通類。由今日回溯革命初期。重與細論立國之本計。應從何施。此一義也。

時昔政家之律令曰。爾為政惡。吾為政善。爾速去職。吾當代之。此非全誓。即僅得半之言也。姑無論感情橫溢。利害衝突。在黨人口中。政敵有百惡無一善也。即或所攻者當。而彼忝在司存。號召全國。綜其所為。亦何至自頂至踵。毫無一可者乎。又無論口崇國福。心橫私欲。一攬政權。將盡蹈前所攻者之云為。或且過之也。即或所信者真。而事變紛乘。輿情激切。行政時所受之牽掣。不可計量。即聖人生當今日。亦何能事事盡壓天下之望乎。郎布羅梭、意大利之人類學者也。號為社會黨之臥龍。且曰。『平民而得權受富。比肩中產階級。其模仿反對黨之惡習。而仍成為政毒之林藪。殊無異曩時。前者之趨勢進一步。後者之程度亦進一步。』由斯以談。社會心理所表現之事實。中外一理。無可諱言。即在純潔堅貞之改革家。時亦為此心理所左右。無能自制。明者憂之。倡為業治之說。謂當易政家之舊律。供以新者。新律曰。『爾為某事惡。當舍某事。爾為某事善。當專某事。吾不長某事。吾不取之。吾於某事較長。義當不讓。爾當去其所不善者某。而就其所善者某。惟吾亦然。』處處以某字為限。使天下無一盡人可為之事。亦無一無事不為之人。將全國政學農商之各種職務。儘可分之限度。一一分

之。人占一分。不可得兼。分得一人。亦不可得曠。如是爲之。意者一紀中所演政爭之醜態。無取更演。各盡所能。互游於迴旋有餘之中。天下庶無事矣。此又一義也。

之二義者。其本在乎無我。一與人均罪而認罰。二與人比能而受事。今日以前。所得不均不比之奸利。悉量棄去。今後種種。譬如新生。吾人明時而愛國。將不使天下之亂。成於有我。是之謂棄我。棄我者所以爲棄紀之備者也。棄紀而不棄我。時曰無棄。棄我而即不言棄紀。棄在其中。棄我之時義大矣哉。作棄我論。

(錄自長沙章氏叢稿)